

王定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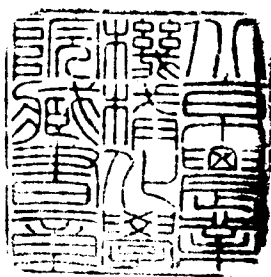
湘军记

湘军史专刊之二

湘 军 史 专 刊 之 二

王定安 著
朱 纯点 校

湘
军
记



岳 麓 书 社

一 九 八 三 年 · 长 沙

7274/3402

湘 军 记

王定安 著

朱 纯点校

责任编辑：潘运告

岳麓书社出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1983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260,000 印张：11.5 印数：1——5,900

统一书号：11285·20 定价：2.25元

湘军记叙

昔周道中兴，宣王修政攘夷，《六月》、《车攻》之篇，诗人咏之。五霸迭盛，尊王室，诛僭伪，齐桓、晋文之事，《春秋》载之。大抵诗书之作，其人皆谙掌故、能文章，扬扈盛烈，以昭示来世，垂王迹于无穷，非苟为纂述已也。厥后百家之说益兴，虞卿、吕不韦、陆贾、刘向之徒，亦著《春秋》、《国语》；而《国策》、《世本》、《汉纪》、《晋阳秋》之类，号为别史，不掌于史官，然其网罗旧闻，备当时之事，成一家之言，不可废也。

我朝武功烜赫，开国以来平定中外，皆有方略专书，藏之石渠，颁之勋贵，伟矣盛矣。自广西寇发，湖南首当其冲。吾乡士人提挈子弟，转战粤湘间；其后援鄂，援江西，始稍稍出征于外。会有痼行团练于东南诸省，吾伯兄太傅文正公始以墨经治军长沙，用诸生讨训山农，号曰湘军，湘军之名自此始。当是时，戎马环生，闾阎骚动，强寇伺于外，奸民煽于内，居人仓皇惊避，不遑宁居；乃相率习技击，捍身家，以为苟免寇难斯已耳，岂敢妄希澄清之绩、闳闳之荣，僭爵析圭、立功绝幕哉！

夫运之隆替，时也；兵之利钝，势也。时苟未至，则英雄无所用其武；势无可乘，则智士卷舌而不能画一谋。今湘人士战绩遍天下，仰仗国家威灵，庙谟高深，不责以近效，不惜其劳费；而诸将士涵濡皇仁，发奋蹈厉，咸思图尺寸之功，以赴君父之急。愚兄弟以菲材膺兵柄，躬逢其盛，因得与观成功。盖值剥极而复之时，乘转败为功之势，圣主忧勤于上，疆臣协恭于下，而祖宗

养士二百余年，膏泽及于民者至深且久，储材承平之日，收效糜烂之际，用能涤荡区夏，复于光明。斯乃列圣貽泽之长，非区区一二臣工所能为谋也。

今海内又安，湘中宿将存者什二三，惧其战迹之泯也，议为一书，与方略相表里；而执笔者传闻异词，乃勾东湖王鼎丞观察定安更为之。鼎丞久从愚兄弟游，谙湘军战事；其所述者，非其所目睹，则其所习闻。书既成，复与湘阴郭筠仙侍郎嵩焘暨下走商订得失，漏者补之，疑者阙之，不为苟同，亦不立异，盖其慎也。至其叙事简贍，论断精严，则仰睇龙门，俯瞰兰台，伯仲于陈志欧史之间，可谓体大思精、事实而言文者矣。

鼎丞少负异才，不谐于俗，由州县历监司，所至树立卓卓。及承召问，摄藩条世，且希其大用，谓勋名可翹足待。而顾觭觔于时，偃蹇湖山，行且以著述老，人多惜之。然鼎丞不穷，其著书必不能工且贍，信今传后，如此觭觔也。鼎丞昔为诗文，喜为瑰伟悲壮之辞，今乃益诣于和平雅澹，盖彬彬然幾于道矣。夫名位烜赫一时，而文章则千载事也；韩愈氏所谓不以所得易所失者，其斯之谓乎！吾既悲鼎丞之遇，复为快语壮之。

光绪十五年岁在己丑十月，太子太保、一等威毅伯、两江总督湘乡曾国荃撰。

自叙

客有问于子王子曰：古者天子诸侯皆有史官，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其载籍世官守之，非儒生所得言也。圣清受命二百余载，武功之隆，迈越前古。自粤捻肇乱，回鹘继虐，群寇之兴替，将帅之得失，备诸方略，散见于国史。今吾子述三十余年之战迹，遵国史、方略，则为赘言，采之舆论，则一人耳目难周，虑美恶是非之失实也，私心惑焉。

子王子曰：蒙生楚西鄙，少值寇难，崎嶇烽火间，于邮传之往来，谍候之真贗，虽未悉其详，固已略识梗概矣。及壮，佐湘乡曾文正公戎幕，从今宫太保威毅伯游者二十余年。湘中魁人巨公，什识八九；其他偏裨建勋伐者，不可胜数；东南兵事，辄闻而熟睹之久矣。其后宦游天津，稍习淮军将帅。而湘阴左文襄公暨今陕甘总督茶陵谭公、新疆巡抚湘乡刘公钞录西北战事累百数十卷，先后邮书见界。最后从云贵总督新宁、湘乡两刘公家得其章奏遗稿，于是又稍知滇黔越南轶事。自咸、同以来，圣主之忧勤，生灵之涂炭，将帅之功罪，庙谟之深远，上稽方略，下采疆臣奏疏，粲然备具。而故老之流传，将裨幕僚之麈谈，苟得其实，必录焉。其或传闻异辞、疑信参半者，宁从阙疑，非真知灼见不敢诬也。班固氏有言：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议、道听途说之所造，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蕘狂夫之议也。今蒙之记湘军，盖自托于稗官野史，自为一家言，所谓不贤者识其小者欤！如欲参订同异，

信今传后，则《方略》、国史，彪炳万古，固学者所宜传习而遵守也。客唯而退。

于是乃述广西初乱，讫新疆设郡县，起宣宗道光三十年庚戌岁，至今上光绪十三年丁亥岁，凡三十有八载。以湘军为纲，而他军战略附焉。叙曰：

皇矣圣清，包乾孕坤；东南际海，西暨昆仑；响酥濡甘，罔敢不庭。蠢兹殃徒，伏难之滨；蕴其蝥毒，蛊飞蜮腾。八桂既燬，爰突湘沅；帅臣不武，相貽逡巡。觥觥忠烈，侠剑儒巾；提挈子弟，始张楚军。楚军之兴，湘军之萌；蓑衣喋血，藁坟扼隘。岳蹙漓涕，安堵不惊；寇愕而走，危陞以宁。作《粤湘战守篇》第一。

九疑宛蟬，郁为衡宗。竺生曾相，大邦维墉。义旗初建，铲奸锄凶；螟蜥就殄，复于昭融。爰规水嬉，肇造鸢旌；彭杨奋武，以倡群雄。遂浮洞庭，建旆而东；纠纠虎旅，百出无穷。千廛输饷，万舸传烽。荡涤区夏，还之大同。始于得士，成于和衷；众志巩固，以奏肤公。作《湖南防御篇》第二。

武昌形胜，虎踞上游；委之伺贼，自绝其喉。曾侯建义，焱举湘陬；谁其佐之，塔勇罗谋。雄关既下，妖氛黯收；东指建业，蹀躞江州。贼狙我隙，鄂渚重蹂；乃檄胡公，返旗援枹；搞其坚城，兽槛禽囚。桓桓胡公，气吞九洲；击楫东征，楚尾吴头。李搏鲍噬，如鹰脱鞲；猎犬之获，发踪之由。作《规复湖北篇》第三。

楚师初兴，众才三旅。讨其耕氓，领以赏序；投笔提戈，章江之渚。死绥赴敌，沛然莫御；江作先声，曾继其武。陷舟鄱湖，顿兵袁抚；李公百战，乃拔湓浦。威毅急难，鹄原御侮；吉安既克，百城安堵。作《援守江西上篇》第四。

左侯巍巍，发轫乐平；景德之战，功以智成。鲍不血刃，千

里横行，卷旂疾骛，闻名胆惊。金陵余孽，逃死山城；俘而磔之，寰宇澄清。作《援守江西下篇》第五。

瞻彼皖公，前江后淮；滴滴菱湖，蛟鳄所偃；凭恃峻阻，以卵以胎。威毅焯焯，批吭掘茨，乃蜚乃垣，乃凿其坏。英酋远蹕，呼党引媒；奋其角距，如獬如豺。鲍旅先驱，多军后截；威毅罕之，归斗于穴。集贤蹈尸，赤冈喋血；遂搯雄都，成此伟烈。捷书上腾，龙髯已升；告成先庙，天眷是凭。作《规复安徽篇》第六。

长淮南北，任侠之窟；奸雄窃据，育其丑族。兆受桀骖，乃驯乃服；献关纳土，縻以厚禄。沛霖恣睢，羊质虎皮；反侧拒命，乃戮厥尸。作《绥辑淮甸篇》第七。

金陵阨区，虎跃龙骧；畸坏其壖，以穴豺狼。向帅嶭嶭，张公煌煌；朝蹴邗水，暮蹕皖疆；贼蹈我瑕，乃走丹阳。维彼张公，号万人敌；军锋所至，霆摧电激；还战建康，复我故壁；縻而沟之，功在旦夕。贼逞狡谋，南侵武林；我师于迈，戎旌駉駉。师老则殚，旅分斯单；烧营夜哗，卒蹶于丹。作《围攻金陵上篇》第八。

向张既殒，朱维沦胥。帝曰汝藩，作督三吴；汝荃统师，布政于苏。乃整其旅，电扫风驱；北斲濡须，南揜芜湖；遂捎秣陵，连壁南都。洪酋恒蓄，乃召其徒；其徒百万，封豕训狐；威毅笞之，如割如屠。忠仆侍颠，弃戈而嘘；乃张九罟，周其四祛。两徂寒暑，乃焚厥居；帝嘉乃绩，锡之券书。兄侯弟伯，析圭剖符；紫阁图形，载之典谟。作《围攻金陵下篇》第九。

苏松财赋，甲于东南；群盗潜焉，虎视眈眈。乃荐肃毅，秣厉戎骖；其才恢恢，其量俛俛。提挈健儿，复我腴土；淮军之勋，湘军之辅；连类书之，用彰皇武。作《谋苏篇》第十。

左相未遇，自僂葛侯；异军特起，开府南陲；翩翩巾扇，秩

秩带裘。其佐伊何？左杨右刘；烈烈蒋公，百战弥遒。载捶衡严，遂批龙游；张置富阳，噉锋杭州；覆巢捣穴，遂平百瓯；钱唐饮马，吴山放牛；果敏之勋，文襄之谋。作《谋浙篇》第十一。

五岭瘴壤，八闽蛮区。民情犷犷，趣如獫狁。洪杨发难，金田是庐。李汪余焰，殄于七圩。桂林之战，忠烈滥觞。嘉应蔽功，成于文襄。作《援广闽篇》第十二。

蓝李之祸，发自川滇；石寇乘之，峨蹕嶭颠。骆相休休，让善推贤；渠魁授首，兵连渭汧。多帅智勇，韩白比肩；秦陇垂靖，星殒八川。刘公抚陕，爱民是先；战功未竟，忧心拳拳。作《援川陕篇》第十三。

贵州僻陋，汉苗杂处；群丑呶呶，疆圉麇聚。楚师蹶之，深入岩户；刘席策勋，乃复疆土。作《平黔篇》第十四。

云南万里，夷獯所蝥；外有瓯脱，职方弗及。杜酋窃踞，连城数十；煽其种人，戈旄蔽蔽。岑公崛起，羯羆是习；刘帅督师，崎岖岩邑；划平大理，蒙段就紫。野番造衅，英夷渝盟；帝命武慎，节度百城。骄将解柄，黠虏销兵；蠲除烦赋，百蛮以平。作《平滇篇》第十五。

捻徒夥掠，伏患百年；乘隙蜂起，寇骑联翩。僧王蹇蹇，日属囊鞬；百胜一跬，颓岳填渊。帝曰钦哉，咨藩暨荃；汝司北伐，汝镇襄疆。乃筑长墉，千里连蜷；包淮罗济，擒寇于川。大功未卒，属之后贤；守其遗躅，收功齐燕。作《平捻篇》第十六。

回入中夏，自隋而唐；迄于有元，种益炽昌。而士而农，而工而商；而登显仕，颂容庙廊。如何械杀，肆其虎狼？而陕而甘，悉焚悉戕。仇衅初起，纤尘涓流；奸宄乘便，摇撼山邱。多帅死绥，雷陶哗溃；赫赫杨公，亦汙于内。嗟我楚军，忍饥赴塞；百金石粟，十金孟菜；救死不贍，遑云敌忾。天降丧乱，以待仁人；

谓予不信，请视陇秦。作《平回上篇》第十七。

左侯西征，誓期五年，二刘赞之，荡涤腥羶。群回憧扰，听命化隆；金积之战，电掣雷轰。忠壮烈烈，歿为鬼雄；京卿翩翩，卒葳厥功；沙幕策勋，卫霍媲美。作《平回下篇》第十八。

迢迢西域，汉唐所庭；其北乌孙，遥接丁零。乌垣雄镇，歿于妥明；帕夏亡虏，窃我八城。或议弃之，息民休兵；昂昂左相，执简而争。载攻古牧，遂取车师；刘军南迈，俟我后期。俄人虎视，市地居奇；耄龄出塞，规取伊犁。充国非老，班生非稚；封侯万里，以酬夙志。作《戡定西域篇》第十九。

兵家神用，匪可迹求；魏不沿汉，秦非袭周。湘军之制，固垒深沟；取捷短衣，制胜炮舟。首重朴诚，次曰同仇；战死是荣，巧避为羞。官卑权重，分隔谊周；备书规模，以纪前筹；因时制变，后贤是求。作《水陆营制篇》第二十。

予王子曰：蒙以不才废弃，居彝陵山中，湘中诸君子书问相勉，而为此作。自光绪十三年三月迄四月，成第一至第五卷。又自十月迄腊月，成第六至第十一卷。明年五月，放櫂南游，客新宁刘氏，湘人士敦促，自八月迄九月，成第十二至第十五卷。而余有江南、燕齐之行，过长沙与郭筠仙侍郎商榷得失，携其稿呈威毅伯曾公。又明年三月，余归东湖，六月至金陵，盛暑移居鸡鸣寺，梁之同泰寺也。湖光山色，日在目中，意兴萧疏，超然有物外之想。因念人世悠悠，不可无所作以自遣，其传后与否，有幸有不幸耳，非吾所能主持也。乃续成五卷，自七月迄九月毕事。阅时几三载，历游五省，中间人事牵率，忽作忽辍。其执笔为文，凡九阅月耳。书成既为叙例，复志其颠末如此。

湘军记目录

卷 一	粤湘战守篇·····	(1)
卷 二	湖南防御篇·····	(11)
卷 三	规复湖北篇·····	(22)
卷 四	援守江西上篇·····	(43)
卷 五	援守江西下篇·····	(59)
卷 六	规复安徽篇·····	(68)
卷 七	缓辑淮甸篇·····	(87)
卷 八	围攻金陵上篇·····	(101)
卷 九	围攻金陵下篇·····	(120)
卷 十	谋苏篇·····	(138)
卷十一	谋浙篇·····	(157)
卷十二	援广闽篇·····	(177)
卷十三	援川陕篇·····	(191)
卷十四	平黔篇·····	(205)
卷十五	平滇篇·····	(223)
卷十六	平捻篇·····	(241)
卷十七	平回上篇·····	(262)
卷十八	平回下篇·····	(288)
卷十九	戡定西域篇·····	(314)
卷二十	水陆营制篇·····	(337)

湘军记卷一

粤湘战守篇

湖南隶古荆州，其镇衡山，其泽云梦。云梦，洞庭也。三代时，弃在蛮夷，及楚之强，拓地五千里，与中国争衡。其国都自丹阳而郢、而陈、而寿春，距洞庭日辽远。沅湘汨罗号卑湿，以处迁谪。秦取百粤为郡县，湖南始属内地。长沙，亦潇湘之间一都会也。南入岭，西接黔中，苗、瑶、獯、獠种族，错居山谷间，与编氓伍。其谣俗习纤约，耐勤劬，有若敖、蚡冒之遗风。然剽疾易发怒，羞懦而矜节，不畏强梁。士则矜矜自表异，模骚范雅，喜为玮异绝丽之词。迨宋周敦颐阐明圣道，讲学濂溪，海内向风景从，理学兴矣。

本朝嘉道间，学者著书，稍稍谈经济，究韬略，明习国家掌故。于是魁材杰士，接踵骥起。自广西寇发，海内骚动，新宁江忠烈公忠源，实倡义旅。而王壮武公鑫、罗忠节公泽南以诸生起，其后李忠武公续宾、胡文忠公林翼、左文襄公宗棠、刘武慎公长佑、蒋果敏公益澧，暨今总督曾公国荃、尚书彭公玉麟、总督杨公岳斌、巡抚刘公锦棠，征伐四出，用兵遍十八行省。一时湘人由战功任封圻者，总督则有刘公岳昭、刘公坤一、杨公昌濬；巡抚则有李勇毅公续宜、刘果敏公典、刘公蓉、唐公训方、陈公士杰；其以提镇权巡抚者，则有田公兴恕、江诚恪公忠义。而劳文毅公崇光、侍郎郭公嵩焘、总督谭公钟麟、巡抚黎文肃公培敬，虽

起家翰林，亦皆涉历兵事。其他专阃、监司，以勋伐昭著于时者，不可胜数。遂克伪都，虏名王。粤匪、捻、回既诛，余威震殊俗，北慑乌桓，南渡台、澎、越裳，西北涉流沙达马孙，西南暨于阗、葱岭，武功之隆，近古罕觐。然而总其成者，湘乡曾文正公国藩也。

原湘军创立之始，由二三儒生被服论道，以忠诚为天下倡。生徒子弟，日观月摩，渐而化之。于是耕氓市井，皆知重廉耻，急王事，以畏难苟活为羞，克敌战死为荣。是岂有所劫而为之耶？贤人君子倡率于上，风气之所趋，不责而自赴也。善乎！荀卿之论兵也，曰：好士者强，不好士者弱。百将一心，如子弟之事父兄，手臂之捍头目而覆胸腹也。夫兵者凶器，挈万人以争旦夕之命，必耳目专而号令一，然后惟所指挥，无不如志。古者大事必乘其产，况士卒乎？故廉颇赵将，仕楚无功，思用赵人；项羽勇略盖世，而用江东子弟八千；汉、晋大将有家兵，唐之藩镇重牙将，其后有义儿军；明之刘綎用川兵，戚继光用浙兵，此尤其彰彰著明者也。夫江东两浙之人，文弱选懦，非如朔方之士，谙弓马，耐寒暑，然而用之有功者，非以其素习然耶！

当秦汉魏晋时，燕、代、秦陇士马精强甲天下，其尤著者五郡良家，其俗雕悍习战斗。唐则河南北方镇跋扈，将骄卒悍，五代之乱，闻太原兵下，则中原震恐。故曰：“关西出将”，由来久矣。今其山河未改也，人民犹昔也；然而值大乱之兴，绿营之兵皆皆窳偷生，闻杀声则跳。而湘军椎鲁剽遽，舍梗稻而啖麦菽，委舟船而逐驼马，短衣跣足，驰骋万里，屡踣而不挫者，岂不以忠义奋发，祸败相救，一德而一心乎！若夫将与帅不相能，兵与将不相知，是赁市佣而战之，其不携贰离溃者鲜矣！

先是道光中叶，楚粤边郡，妖徒结党羽、噍血盟，号“添弟

会”，椎击攻剽，官吏莫谁何。会英夷事起，师船翔海上。粤中募健儿防夷，款成散伍，辄啸聚为盗，奸宄横行，所在萌蘖矣。江忠源者，新宁举人，豁朗有大志。夙与湘乡曾国藩友善，居京师，尝从容语国藩，教匪招诱良民，天下汹汹，乱将作矣。既归，而雷再浩煽变。忠源密缮兵仗，一战焚其巢，讽贼党缚再浩磔之，用功擢知县。湘人以书生杀贼，自忠源始。忠源曰：“乱虽定，大吏不肯痛诛余党，祸犹未已。”未几，而李沅发戕官据城，巡抚冯德馨遣戍。又未几，而广西群盗蜂起，洪秀全、杨秀清之徒出，大乱兴矣。

洪秀全者，广东花县人。少饮博无赖，敢为大言，粗知书，卖卜为活。闻妖人朱九涛倡“上帝会”，与同邑冯云山往师之。以其术游广西，居鹏化山，时人未之许也。桂平曾玉珩私引重，延为塾师。武宣萧朝贵，秀全妹婿也，与贵县石达开、秦日纲皆客桂平，阴相比附，师事秀全。秀全尝诈死七日，复苏，谬众云：“上帝召我，有大劫，拜天则免”。遂托泰西人所称耶稣教者，造真言宝诰，谓天曰“耶火华”，耶稣为长子，秀全次子，其咒辞赞美上帝云云（咒尤俚诞，其言曰：“赞美上帝，为天圣父；赞美基督，为救世真圣主；赞美风神，风为神灵；赞美三位，为合一真神。天父洪恩，广大无边；不惜太子，遣降人间。人知悔改，魂得升天。”），以诳众敛钱，男妇多信，争事之。杨秀清者，广东花县人，居桂平之平隘山，尤桀黠。自言通天语，秀全为天兄，尝托天父降其身，令秀全跪受杖。已有过，亦令人杖。谓人阴私，撻发多奇中。以此诧于众，众尽骇，谓秀全果天所授也。

是时广西岁浚饥，群盗蜂起，庆远则有张家幅、钟亚春，柳州则有陈亚溃、陈东恩、山猪羊，武宣则有刘官方、梁亚九，象

州则有区振组，潯州则有谢江殿，而陈亚溃尤悍且众。其他南宁、思恩、太平等属，贼氛遍地。其党分“广马”、“土马”，大股数千人，小股数百人。大府隐忍不上闻，盗益肆无忌。广西绅民航海诉于京，都察院以闻。时郑祖琛为巡抚，闵正凤为提督，诏诘其纵贼，命两广总督徐广缙赴梧州讨之。以广东韶、连有匪，弗能至。文宗益促郑祖琛出省督师。道光三十年六月，祖琛移驻平乐府，而洪秀全始倡乱金田村。

金田村者，桂平县地，西则武宣、贵县，客民夙与土民杂处相仇。村人韦昌辉，原名正，饶于资，与秀全等勾结，号四十兄弟。时顾元恺守潯州，有诉昌辉罪状于郡者，檄桂平令倪涛缉治，下昌辉狱，已而释之。副将李殿元谓令受金，率兵追昌辉，及于韦家祠，倪涛亦至，笞责昌辉。其夜昌辉纠众放火，殿元等跳，刺杀巡检张镛。于是杨秀清、石达开、秦日纲皆会金田，欲置酋，无适用，相与谋曰：洪秀全天兄，宜为王。”遣人至花洲山迎之。遂踞金田为巢穴，分赴旁邑，招纳诸亡命拜上帝会者。贵县林凤祥、揭阳罗大纲、衡山洪大全等，率党从之，有众万人。郑祖琛度力不能殄贼，疏请命大将会剿。诏移固原提督向荣为广西提督，闵正凤为固原提督，旋以正凤褻寇，褫职遣戍。九月，向荣至桂林。时庆远、思恩、南宁土匪蔓延，势尤猖獗；而秀全等异军特起，犹未指名。十月，向荣击贼庆远，破之索潭圩。贼走忻城，复败之。而陈亚溃为知县李孟群所擒，秀全等用是乘间徇略，众日益炽。诏前云贵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郑祖琛罢职遣戍，以则徐摄巡抚，薨于途。起前两江总督李星沅为钦差大臣，布政使劳崇光署巡抚。十一月丁巳，副将伊克坦布攻金田，败殁。十二月，诏前漕运总督周天爵为广西巡抚，加总督衔办理军务，向荣由横州移师金田。

咸丰元年正月乙巳，向荣军失利，洪秀全进屯大黄江，分掠桂平、武宣、贵、平南等县，前锋及象州。三月，副都统乌兰泰帮办军务，与向荣叠有斩获。时李星沅、周天爵不相能，疏请统帅。四月，诏大学士赛尚阿赴粤视师，赏遏必隆刀，帅都统巴清德、副都统达洪阿，将四千五百人，道湖南趋广西。星沅卒武宣军，诏授赛尚阿钦差大臣，未至，以周天爵权之。贼自武宣溃围，东北走象州。周天爵劾提督向荣、总兵秦定三不遵节制。文宗以将帅不和，罢周天爵督师，褫总督衔，荣、定三均夺花翎，邹鸣鹤为广西巡抚。五月，乌兰泰、向荣败贼象州。湖南巡抚骆秉章疏言：湖南防兵仅四千，永、宝、靖、郴毗连粤境，恐土匪内应。提督余万清前奉诏出境，拟驻楚粤之交防堵，诏湖广总督程裔采行边。

六月，赛尚阿至桂林，增募潮勇，奏调江忠源赴大营。忠源官秀水知县，遭父丧归。闻命，募乡勇五百以从，号曰“楚军”。赛尚阿属之乌兰泰。湘人出境讨贼自此始。壬午，乌兰泰、秦定三击贼新墟，败之。七月，向荣、乌兰泰、达洪阿等攻贼紫荆山，克猪子峡、双髻山。向荣乘胜欲捣花雷茶地，巴清德以五不可止之。八月，贼自大黄墟分水陆趋大黎，犯永安。向荣由桂平追之，乌兰泰、秦定三由鹏化山追之。乌军阻山内，向军遇雨致挫。闰八月甲申，陷永安，始僭伪号，曰太平天国。洪秀全自称天王，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西王，冯云山南王，韦昌辉北王，石达开翼王，洪大全天德王，秦日纲、胡以晃等称丞相、军师。时粤匪二十余股，多为劳崇光所殄，惟秀全等独存，然已凶肆不可制。乌兰泰闻永安已破，自花禄山行三百里，舍马徒步，军士皆疲，至佛子村，留江忠源防守。贼二千人来抄，忠源奋击破之，斩馘八百。九月，赛尚阿移屯阳朔，鲍起豹为湖南提督，屯江华。十

月，乌兰泰败贼莫村。十一月，赛尚阿合军围永安。官军数十营，向荣统北路，乌兰泰统南路。或言兵法围城当缺一隅，荣信之。时江忠源赞乌兰泰军幕，颇被宾敬，知荣有违言，以书晓譬，礼下之已甚，冀感动荣，卒不得。复代为一书抵荣，力谏围师缺隅之非，请合围聚歼，又不能得，因引疾归。

二年二月戊戌，贼自永安溃围，北趋阳朔。己亥，乌兰泰邀击山冈，斩二百人，擒洪大全。会大雨，土馁甚，乌兰泰率亲兵入山，向荣继之。贼合队复战，山径率确，为贼乘，总兵长瑞、长寿、董光甲、邹鹤龄战歿。荣故隶果勇侯杨遇春部，谙军事，度贼必趋桂林，疾引所部间道驰救。乌兰泰忿失寇，率死士追至六塘圩，距桂林仅六十里。贼惧城兵夹攻，奋力反击，乌兰泰受炮伤歿。三月，洪秀全围桂林。向荣介马疾驰，先一时入省城，与邹鸣鹤设守御。余万清将千人往援，屯北门。贼围攻甚急。江忠源闻警，发家财募勇千二百人往援，刘长佑与之偕。刘长佑者，曾领乡兵，击破土匪李沅发者也。既至桂林，壁城东雉鹑洲，再破贼于大花桥，楚军名始显。逾月，贼解围北走灵川，丁守存等槛送洪大全京师，磔于市。四月甲申，贼陷兴安。丙申，陷全州。赛尚阿遣和春将七千人追之。

壬寅，贼入湖南境，江忠源蹶贼全州，虑贼乘湘水涨，劫船东趋长沙，急扼蓑衣渡。渡狭，夹岸多林木，伐木为堰，张旗帜为疑兵。部署甫定，贼果劫民舟蔽江下，忠源扼击之，鏖战两昼夜，毙贼千计，焚贼舟几尽，伪南王冯云山炮死。贼弃輜重登陆，窜永州，阻水，东走道州。是时湘水涨，省防尚无备，方圻治城垣。微忠源堵击，贼船三四日即抵省。言者谓蓑衣渡一战，为保全湖南首功云。余万清时防道州，弃城不守。总督程霁采驻衡州，闻寇，遽登舟北行。乙巳，道州陷，程霁采还衡州。六月